

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考證

食貨志上爍木為耒○宋祁曰當為揉木云云○臣照

按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從火亦未為非古字不傳于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為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宋祁說未必然又按宋本宋祁語至當為揉木而止無玉篇以下云云今據凌本添

餘二十晦以為廬舍○臣召南按井田畝數何休注公

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皆本此志之說惟鄭康成毛詩箋稍為不同詳見甫田孔疏

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馬端臨曰志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畧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此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

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注臣瓚云云○顧炎武曰六甲

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
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移國學于少學○按少學即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
學之異者亦然

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注阡陌田間之道也
○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
廢井田而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
蓋即周禮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澗上之涂澮上

之道也其水陸占地不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
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
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
者限于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
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
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也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
下○臣名南按文如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

為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
作自天下耳又按史記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
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
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
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為天子私藏其封君
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也此志作
天子之經費子字係傳寫之訛

好惡乖迕○惡監本訛逆從宋本改正

漢興循而未改○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賦法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也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搜監本訛挾今改正按百官表作駿

用耦犁二牛三人○臣召南按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

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按葉少蘊曰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為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曰疑耕犁起於春秋之世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按葉周二說是但謂古耕而不犁耕犁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籍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乎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

臣召南

按以人代牛輓

犁始此唐夏州都督王方翼為耜耕法張機槌力省而見功多宋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皆人輓犁之遺式也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顧炎武曰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陘小漢家制度以為疏濶注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濶而更之令陘小○臣照按顏注非也蓋陘小

者即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為疏濶不詳備也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

立九府圓法

李奇曰圓即錢也圓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圓謂均而通也○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黃金方

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

孟康曰外圓而內孔方也

輕重以銖

師古曰言黃金

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

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

貨寶於金利於刀

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

流於泉

如淳曰流行如泉也

布於布

如淳曰布於民間

束於帛

李奇曰束聚也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宋

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

於求米則民重米於求米則民輕米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師古曰畜讀曰

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師古曰給足也

故萬

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

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

師古曰委積也

然而民有饑餓者

穀有所臧也

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

民有餘則輕之故

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李奇曰民

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

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繼千萬

李奇曰繼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繼錢貫

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十繼師古曰孟說是也繼音居兩反

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

臧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師古曰奉謂供事也

耒耜器械種

饟糧食必取澹焉

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饟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宋祁曰取澹當作

取膽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

勢蓋通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

師古曰伯讀曰霸

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應劭曰大於舊錢其

價重單穆公曰不可

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

古者天降災戾

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

應劭曰資財也

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

民

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

得焉

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

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未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

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

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

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

古師

曰厚猶多也重也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

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

師古曰原謂水泉之

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

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

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

以勸農澹不

足百姓蒙利焉

孟康曰單穆公曰竭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不鑄大

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

百姓蒙其利也

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

孟康曰二

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

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

文

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

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

更令民鑄莢錢

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

黃金一斤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

以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李奇

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蓄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

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

師古曰欲令務農

孝

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師古曰弛解也

然市井

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

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師古曰恣其私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

鐵為它巧者其罪黥

師古曰顧祖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

然鑄錢之情非

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

師古曰殺謂亂雜也亡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爻

○宋祁曰亡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

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

師古曰微謂精妙也

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

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

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

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

不止

鄭氏曰
報論也

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

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

師古曰縣
謂開立之

使入陷

阱孰積於此

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
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

曩禁鑄錢死罪積

下

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
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

師古曰賴利
也一曰恃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應劭曰時錢
重四銖法錢

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
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

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或用重
之矣○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

錢平稱不受

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
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

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
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

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
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也吏

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師古

曰呵責怒也
音火何反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

可哉

師古曰鄉
讀曰嚮

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

師古曰蕃
多也音扶

元反其
下亦同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
也師古曰鎔音容○宋祁

曰錢模下姚
本添樸字

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

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

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

善人怵而為姦邪

李奇曰怵誘也動心

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

愿民陷而之刑戮

師古曰愿謹也

刑戮將

甚不詳奈何而忽

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

國知

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

錢則錢必重

師古曰令謂法令也

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

師古

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

銅使之然也

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

師古曰博大也

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

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

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

銅積呂御輕重

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

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

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費臣多少有制

用別費賤五矣

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

呂臨萬貨呂

調盈虛呂收竒羨

師古曰調平均也竒殘餘也羨饒溢也竒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

則

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制吾棄財呂與凶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

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

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

而行博禍

○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

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

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

哥曰三字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

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

師古曰畜讀曰蓄

即

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

然煩費矣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

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師古曰罷讀曰疲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

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

也穿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師古曰共猶同

干戈日滋

行者齋居者送

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中外騷擾相奉

百姓抗敵以巧法

師古曰抗說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

衰耗而不澹

師古曰澹也澹足也耗減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

舉陵夷廉恥相冒

師古曰冒蒙也

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

臣自此而始

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

其後衛青歲以數萬

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

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饗

師古曰餽亦饋字餽古餉字

率十餘鍾致

一石

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

散幣於邛夔呂輯之

應劭曰邛屬臨邛夔屬犍為晉

灼曰夔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夔今夔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數歲而

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

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

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

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祖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

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

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

京師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

於南夷

師古曰疑讀儼儼謂比也

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

師古曰既

築其城又守衛之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

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

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

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

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

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

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

師古曰比歲頻歲也

斬捕首虜之

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

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

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

諸賦稅並竭盡也

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興衛三級曰良士四

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

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

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

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

今則先除為吏不比於五大夫也○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

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

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

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

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

樂卿

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

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

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師古曰耗亂也音莫

報反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

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

用矣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

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宋祁曰廢格當作廢闕 其明

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

師古曰蹤跡顯見也

而公卿尋端

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

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

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

卿大夫公孫宏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

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

獲

師古曰仍頻也

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

車三萬兩迎之

師古曰一兩一乘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

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

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

欲省底柱之漕

師古曰番姓係名也
番音普安反係音系

穿汾河渠以為溉

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師古曰回

曲繞也音
胡內反

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

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
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師古

曰食讀
曰飲

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

師古曰調謂選
發之也調音徒

釣反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師古曰
仰音牛

向反次縣官不給

師古曰
給足也

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

府禁臧以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

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

富人相假貸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

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

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應劭曰秦始皇遣蒙

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克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

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

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

富商賈或滯財役貧

孟康曰滯停也晉灼曰滯音直吏反○宋祁曰滯財滯字當從土注

同王本轉轂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

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封君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

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

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澹當作贍而摧浮淫并兼

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

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

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

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

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銖銅屑也摩錢漫

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瓚說是也○宋祁曰銖俞玉反錢

益輕薄而物賤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

尺緣以續為皮幣

師古曰續繡也繪五緣而為之

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

如淳

曰雜鑄銀錫為白金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

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

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

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

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

師古曰楮圜而

長也音佗果反○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衍名字二曰三曰之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

令縣

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

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宋祁曰為大下當添司字

領鹽

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

以心計

師古曰不用籌算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

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

師古曰入財於官以

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

宋祁曰買復當作賈復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

曰千夫五大夫不欲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為吏者令之出馬也師古曰適讀曰謫責罰也以其久為姦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

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

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

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

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

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

鹽官與牢盆

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

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也

浮食竒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

羨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羨饒也音弋戰反

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

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

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

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

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

作官府

師古曰主鬻鑄及出納之處也

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

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

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師古曰言農人尚少

不皆務耕種也

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仰縣官

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

向反○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

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下

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中反○宋祁曰皆有差下姚本作皆有差

小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貫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

師古

曰貫賒也貸假與也貫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瞻反

率緡

錢二千而算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

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

手力所作而賣之者

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輶車一算

師古曰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

寐反商賈人輶車二算

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

船五丈以

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

師古曰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

賈人有市籍及家

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

敢犯

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

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

告天下以風百姓

師古曰風讀曰諷

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

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

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

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

六百石

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

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

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

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氐讀曰抵歸也大氐猶言大凡也無慮

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

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并兼之徒

守相為利者

師古曰守郡守相諸侯相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

義縱尹齊王溫舒

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

矣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

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

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

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師古曰說

讀曰

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

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不應微反脣

師古曰蓋非之

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

言而腹非論死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

師古

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

縱矣

師古曰縱放也
放令相告言也

郡國鑄錢民多姦鑄

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

○宋祁曰鉛錫
下當添也字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應劭

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一當五賦官

用非赤仄不得行

師古曰充賦及給
官用皆令以赤仄

白金稍賤民弗寶

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

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

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今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

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

師古曰言無利唯

真工大姦廼盜為之

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

楊可告緡徧天下

如淳

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

中家以上大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

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

○宋祁曰而下當漆之字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

曹

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

往往即治郡國緡

錢

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

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

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

師古曰媮苟且也

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

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

林財物衆廼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

欲與漢用船戰逐

孟康曰水戰相逐也

廼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

師古曰環繞也

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師古曰幟讀曰幟音

昌志反○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

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柏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

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師古曰即就也

比謂比者所没入也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

官益雜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

掌衆事耳非農官也

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

廼足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

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

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 廼徵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

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

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

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

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留而處之○宋

祁曰處之當改處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

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

不意行至不辯自殺

○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

行西踰隴卒

孟康曰踰度也

卒倉卒也

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

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

徼

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旣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

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

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

官假

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李奇

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

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

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

治宮儲設共具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

邊天子為山東不澹

宋祁曰澹當作瞻

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

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

河築令居

師古曰令音零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

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

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

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

邊兵不

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車騎馬乏縣

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

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

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

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

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賈賈

師古曰鹽鐵並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賈

賈也賈讀曰價

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

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

以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益州郡凡十七○宋祁曰邵本治無賦稅無無

字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

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而初

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

人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

費皆仰大農

○宋祁曰邵本費下無皆字

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然兵所過縣縣以為

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

僅斡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宋祁

曰領大農當作司農

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

師古曰餽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餽音子

就反○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

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

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

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

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

○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字

令民入粟甘

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

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等爵

黃金者再

百焉

師古曰凡再賜百金

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

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師古曰衣音於旣反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

物求利

師古曰市列謂列肆。○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

亨弘羊天乃雨

師古曰亨

鬻也音普庚反

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

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

○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

問以民所

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

爭利視以儉節

師古曰視讀曰示

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

師古曰詰

難議者之言也

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

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

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

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
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
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
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
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
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

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

也

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

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

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

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張晏曰案今所見契

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減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嘗得錯刀

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敞子也。○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鍊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好鉤婉全與五銖

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

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

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

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

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

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

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

冉長尺二寸

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

直二千

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

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

也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

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

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

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

矣是為布貨十品

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
布流行也○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

一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殼以

連錫

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鍾

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

漢五銖錢云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

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

四民所得居

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

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

也為蔡有者入大小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

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
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
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
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
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
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
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
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
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
得人不為非合事宜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

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辦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反
樂語有

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傳記各有幹焉今

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

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

鄆臨留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

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

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

貝者

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

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

又以周官稅民

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

不毛

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

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

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

衣音於既反
食讀曰飮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

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

師古曰機縷曰
紵音人禁反

工匠

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如淳
曰居

處所在為區謁
舍今之客舍也

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

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

以實者盡没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

時中月實定所掌

師古曰中
讀曰仲

為物上中下之賈

師古曰
賈讀曰

價其下
並同

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

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

師古曰讎讀曰售下亦類此

均官

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

師古曰折音止列反

萬

物印費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

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

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

師古曰貴即為印賤則為氏音丁奚

反以防貴庾者

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也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

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

取息利也

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

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師古

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

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

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宋祁曰幹南本作幹主

領下當添之字

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

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

無酒酤我

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飫無酒則買而飲之

而論

語曰酤酒不食

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齋之時也○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

二者非

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

御也

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

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

○宋祁曰

在字下一
有齊字

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

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

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

酒壚故以壚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

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讎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

盧及罌盧亦謂所居罌瓮之處耳○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天

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

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

計其賈而參分之

師古曰參三也

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

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八官其三及醋馘灰

炭

師古曰馘辭漿也音才代反

給丁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

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

○宋祁曰

叔疑作督

臨留姓偉等

如淳曰姓姓偉名也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師古曰傳

音張戀反

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

府臧不

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者之將

師古

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

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

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

師古

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宋祁曰澹當作贍

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

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

師古曰謂家
家自作也

必印於市

雖賚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臯至死姦吏猾

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

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

師古曰奇音居
宜反謂有餘也

廣八分

其圜好徑二分半

師古曰好孔也

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

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

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

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

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

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

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

布者與妻子没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

同罪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

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

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

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

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服虔曰豬性觸突人

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

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

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師古曰保

者不許其死傷

吏盡復以與民

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

民搖手觸禁不得

耕桑絲役煩劇

師古曰絲讀曰徭

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

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

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

師古

曰旁依也音步浪反

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

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

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

所係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

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

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裒音薄侯反

書云楹遷有無

應劭曰楹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

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

周有泉府之官

師古

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餽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

而孟子亦非狗

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

孟軻之書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野有餓莩

而弗知發

鄭氏曰莩音葉有梅之葉莩零落也人有饑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師古曰莩音頻

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刪而字

故管氏之輕重

服虔曰作輕重

貨在管子書

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師古

曰言所從來久矣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師古曰顧思念

故民賴

其利萬國作人

師古曰人治也

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

賦其次也至於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

次矣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食貨志下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

臣召南

按管子言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
即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靡得而記虞
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
龜貝其辭甚核蓋據尚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言蓋因
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鄭樵曰謂之泉

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
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
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
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為廢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
布於布實於金利於刀皆沿鑿之義也臣浩按鄭樵
所言可備一說但古人名物必有義理志謂寶於金
云云即解字義非沿鑿也

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

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
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姓
蒙利焉失其義矣

而穀之甚微為利甚厚注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穀雜
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臣照按顏說非是錢
之為用甚廣一錢之穀其微已甚然總而計之為利
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即費本而無利矣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注彭吳人姓名也○通鑑

考異曰平準書言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按滅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

費數十百鉅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臣照按

宋不言注則為正文可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師古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臣召南按平

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

作灌則當連下梁楚地為句但以事核之此即指元
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事也瓠子地
在濮陽其對岸即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注應劭云云○臣召南按應說

以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也河南即朔方郡及北
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陽則在上
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僻棄七百里
安得徙貧民以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瓚曰秦

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
空故復徙民以實之其說甚確

名白撰○按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曰以重差小平準書
無以字

以屬大農○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
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
蓋其私也

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馬端臨曰地理志鹽

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

異不應微反脣注師古曰蓋非之○臣照按顏注意雖

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脣褰耳

鑄官赤仄注令錢郭見有赤者○按史記作鑄鍾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今舊本亦訛

專令上林三官鑄○臣召南按三官錢即水衡錢也據

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鍾官辨銅三

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即
言此事裴駟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為一官則
微訛耳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劉奉世曰當時乃奉
世弟云云○臣召南按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

不應為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

是為布貨十品注師古曰布亦錢耳○顧炎武曰按本
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

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
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
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王應麟曰常平
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
斂則增價糶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
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言不知斂今文作檢唯漢
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耿中丞不知乃古法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